

明儒學案卷五十五 諸儒下三

姚江黃梨洲先生著

夏鼎 熊繩祖 熊育鏞

豫章後學

徐兆瀾 熊榮祖 周聯慶 蕭兆柄

重刊

給事郝楚望先生敬

劉秉禎 李真實

郝敬字仲輿號楚望楚之京山人萬曆己丑進士知

縉雲縣調永嘉入為禮科給事中改戶科上開礦稅

奄人陳增陷益都知縣吳宗堯逮問先生劾增申救

宗堯稅奄魯保李道請節制地方有司先生言地方

有司皇上所設以牧民者也中使皇上所遣以取民

者也。今既不能使牧民者禁禦其取民者，已爲厲矣，而更使取民者箝制其牧民者，豈非縱虎狼入牢而恣其搏噬哉？又劾輔臣趙志臯力主封貢事敗而不坐，鼠首觀望，謀國不忠。於是內外皆怨。己亥大計，京朝官以浮躁降，宜興縣丞量移江陰，知縣不爲要人所喜，考下下，再降，遂挂冠而歸，築園著書，不通賓客。五經之外，儀禮、周禮、論孟各著爲解，疏通證明，一洗訓詁之氣。明代窮經之士，先生實爲巨擘。先生以純于髡，先名實者爲人，是墨氏兼愛之言。後名實者自

爲是楊氏爲我之言戰國儀秦鬼谷氏言功利者皆
不出此二途楊墨是其發源處故孟子言天下之言
不歸楊則歸墨所以遂成戰國之亂不得不拒之若
二子徒有空言無關世道孟子亦不如此之深切也
此論實發先儒所未發然以某論之楊墨之道至今
未熄程子曰楊墨之害甚於申韓佛老之害甚於楊
墨佛老其言近理又非楊墨之比夫無所爲而爲之
之爲仁義佛老從死生起念只是一個自爲其發願
度衆生亦只是一個爲人恁他說元說妙究竟不出

此二途其所謂如來禪者單守一點精魂豈不是自
爲其所謂祖師禪者純任作用豈不是爲人故佛氏
者楊墨而深焉者也何曾離得楊墨窠臼豈惟佛氏
自科舉之學與儒門那一件不是自爲爲人仁義之
道所以滅盡某以爲自古至今只有楊墨之害更無
他害楊子雲謂古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廓如
也豈非夢語今人不識佛氏底蘊將楊墨置之不道
故其闢佛氏亦無關治亂之數但從門面起見耳彼
單守精魂者不過深山之木石大澤之龍蛇無容闢

之其純任作用一切流爲機械變詐者方今彌天漫地楊墨之道方張而未艾也嗚呼先生之學以下學上達爲的。行之而後著。習矣而後察。真能行習。未有不著察者也。下學者行也。上達者知也。故於宋儒主靜窮理之學。皆以爲懸空著想。與佛氏之虛無其間。不能以寸然。按先生之下學。卽先生所言之格物也。而先生於格物之前。又有一段知止功夫。亦只在念頭上未著於事。爲此處如何下學。不得不謂之支離矣。

知言

學以性善爲宗以養氣爲入門以不動心爲實地以時中爲妙用。性卽至善不待養而其體常定不定者氣動之也故其要只在養氣。性者靜也無爲之先本無不善桀紂幽厲有爲之後也氣習勝也天道於穆本無不善災疹乖戾毒草猛獸有爲之後也氣化勝也。志氣之帥也此乃天然妙用人心起一念氣卽隨念而動真宰凝定氣自蟄伏中心坦坦氣自舒暢所以養氣又在調心。浩然之氣與呼吸之氣

只是一氣。一點虛靈內照。自然渣滓銷路。以是益
信人性本善。若非性善。何以性現。衆欲便消。今人疑
性有不善。蓋認情識爲元神耳。不是性之本體。何怪
乎不善。一點靈知。時時刻刻。事事物物。寂然不昧。
便是有事的。的真功。行時知行。坐時知坐。呼吸語理。
細微無不了。了自知。自然性常見。而氣聽命。此謂性
善。此謂知止。此謂止於至善。日間寧靜時多。性
見。閑攘時多。則氣樵。要知塵勞喧譁中。自有安身立
命。處氣常運。性常定。何動不靜。木懃人念。

方硬硬以此認不動非也。念頭若不圓活觸著便惱。磕著便搖須放教平和滿腔春意則氣不調而自調。心不定而自定。習氣用事從有生來已慣拂意則怒順意則喜志得則揚志阻則餒七情交逞此心何時安甯須猛力幹轉習氣勿任自便機括只在念頭上挽回假如怒時覺心爲怒動卽返觀自性覓取未怒時景象須臾性現怒氣自平喜時覺心爲喜動卽返觀自性覓取未喜時景象須臾性現喜氣自平七情之發皆以此制之雖不如慎之未萌省力然既到

急流中只得如此挽回。喜怒雖大賢亦不免但能
不過其則耳。若順亦不喜拂亦不怒則是性死情灰
感之不應觸之不動木石墻壁皆聖賢矣。有事只
是一個乾知。心所以大者以其虛也。若滯在一處
只與司視司聽者無別有礙則小無礙則大。但得
閒時則正襟嘿坐。體取未發氣象。事至物來從容順
應。塵勞旁午。心氣愈加和平。不必臨事另覓主宰。但
能平心定慮。從容順應。卽凡順應者卽是主宰。多一
層計較。多一番勞擾。性體至靜而明。靜故寂。寂明

故生生顯微無間仁智一體動靜一源此天命之本
然也天命不已處卽是於穆處盈兩間四時日月寒
暑晝夜來而往往而來草木苗而秀秀而實人物幼
而壯壯而老刻刻流行時時變易俄頃停滯卽不成
造化矣人性若斷滅枯槁豈是天命之本然故曰離
動非性厭動非學。無事端。嘿凝神。內外根境一齊
放下有事儘去思量儘去動作只要傀儡一線不放
根蒂在手手舞足蹈何處不是性天。約禮只是主
敬以敬履事之謂禮。以禮操心之謂敬。儒道宗旨就

世間綱紀倫物。上著脚。故由禮入。最爲切近。其實欄柄。只一點靈性。惺惺。歷歷。便私欲淨盡。天理流行。日用倫物。盡是真詮。但聖人下學上達。不如此說得。元虛子思後來提出。未發之中。教人戒懼慎獨。直從無始窟中。倒底打迸出來。刀刀見血矣。乾元資始。萬物化育。流行窮歷不變。只緣太虛中有一個貞觀。作主。自屈自伸。自往自來。無心而成化。故曰乾以易知。曰健。曰專。曰直。皆易知之妙用也。人心一念虛靈。惺惺內照。自與天道同運。並行。今人念頭無主。膠膠擾

擾精明日消乃禽乃獸是謂背天。論語思無邪禮
記儼若思二語爲聖功之本。不思之思爲儼若思不
偏之思爲正思。孟子曰心之官則思先立乎其大者
一。片。虛。靈。靜。而。常。照。與。宇。宙。同。體。萬。象。森。羅。故。曰。大。
非計較分別之思謂之大也。計較分別之思皆謂之
邪。一有所著卽非中體。非必放縱而後謂之邪也。
不學則殆之思終日終夜無益之思皆是揣摩妄想
非儼若無邪之本體。若是真思卽是真學。豈得殆而
無益。養心先要識心體。孟子曰苟得其養無物不

長先儒謂先有個物方去養方會長白沙詩云存心
先要識端倪此之謂也吾儒謂喜怒哀樂未發時氣
象禪門謂之本來面目元門謂之五行不到處白沙
詩須臾身境俱忘却一片圓融大可知卽此境界是
萬物皆備仁之全體也便是端倪識此方去日用上
護持工夫纔有下落先輩謂如雞伏卵如龍養珠先
要有珠有卵方去抱養非茫茫泛用其心也。日用
感遇情識牽纏千頭萬緒如理亂絲昔人有環中弄
丸之喻胸次何灑然也環中者於此去彼來交繼之

間圓轉平等無牽強湊合之迹也。弄丸者因一彼一此各正之理隨物應化無滯留難之苦也。上士以應用爲樂下學以酬酢爲苦但十分苦中得一二分輕省卽是討著把柄直到無意必固我從心所欲發而中節地位方是最上頭。爲仁在養氣心氣和平自然與萬物相親。今人血氣運動卽謂之生都不知自己性命安頓何處故云百姓日用而不知。天道只一個乾知作主更無第二知所以亘元會運世時行物生貞常不變若有第二知便費搬弄安排必

然生出許多怪異時序都要顛倒錯亂人心多一個
念頭便多一番經營。大道不分體用治人卽是修
己士君子待人接物處事一有差謬卽是心性上欠
圓融。試隨處返照自當承認。萬物若非一體天下
無感應矣。爲人子弟日用問安視饕溫清定省唯
諾進趨隅坐徐行奉杖進履種種小節在家庭父母
兄長之前行之絲絲都是性命精髓流洩出來所以
爲至德要道。有目能見無目卽無見有耳能聞無
耳卽無聞有血肉軀便有我無血肉軀卽無我有計